

源

酒刃相交

林谷芳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禪

西君相交

林谷芳 著



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禅 两刃相交 / 林谷芳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.3

ISBN 978—7—108—03842—5

I. ①禅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禅宗—个人—修养—通俗读物  
IV. ①B946.5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5255号

责任编辑 张琳

封扉设计 朴实

责任印制 徐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10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

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6.75

字 数 123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册

定 价 22.00元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【作者序】禅是剑刃上的事 | 1  |
| 第一部 本分       | 4  |
| 一 犹有这个在      | 5  |
| 二 解得与行得      | 8  |
| 三 你点的是哪个心？   | 11 |
| 四 东壁打倒西壁     | 14 |
| 五 赵州八十犹行脚    | 17 |
| 六 生命中最大的如实   | 20 |
| 七 有感于死生      | 23 |
| 八 代我礼拜他      | 26 |
| 第二部 气魄       | 29 |
| 一 吾早知，当斫汝胫   | 30 |
| 二 不与万法为侣     | 33 |
| 三 独坐大雄峰      | 36 |
| 四 路逢剑客须呈剑    | 39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五             | 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   | 42        |
| 六             | 末法与当下       | 45        |
| 七             | 几个男儿是丈夫     | 49        |
| <b>第三部 修证</b> |             | <b>52</b> |
| 一             | 坐或不坐        | 53        |
| 二             | 岂真坐久成劳      | 57        |
| 三             | 池成月自来       | 60        |
| 四             | 坐禅即是作佛      | 63        |
| 五             | 只管打坐        | 66        |
| 六             | 关键在疑情       | 69        |
| 七             | 箭锋相拄、间不容发   | 73        |
| 八             | 不予自己以任何可乘之机 | 76        |
| 九             | 评唱的异化       | 79        |
| 十             | 全体即是与有无俱遣   | 82        |
| 十一            | 潜符密行、日常功用   | 85        |
| 十二            | 境界现前时，如何？   | 88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三 可叹师徒相瞞     | 91  |
| <b>第四部 勘验</b> | 94  |
| 一 如实勘验        | 95  |
| 二 生死是勘验的原点    | 98  |
| 三 死生的寻常与不寻常   | 101 |
| 四 一曲渔歌，宗风道尽   | 104 |
| 五 眼处闻声方得知     | 108 |
| 六 通人与杂家       | 111 |
| 七 自性天真，绝对归零   | 114 |
| 八 充满句号的语言     | 117 |
| 九 梅子熟了的自信     | 120 |
| 十 不说破的悲心      | 123 |
| 十一 勘验就是修行     | 126 |
| <b>第五部 风光</b> | 129 |
| 一 简单中的真实      | 130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     | 无心体道的诗意          | 133 |
| 三     | 道不远人的亲切          | 136 |
| 四     | 无修无整的自在          | 139 |
| 五     | 智者的幽默            | 142 |
| 六     | 超越的畅快            | 145 |
| 七     | 粉碎虚空的气魄          | 148 |
| 八     | 时间之流中的作主         | 151 |
| 九     | 不动的从容            | 154 |
| 十     | 诗人、老婆、剑客         | 157 |
| 十一    | 生命之全体即为艺术之自身     | 160 |
| 十二    | 兵法何严厉            | 163 |
| 十三    | 一点红炉雪，人间照夜灯      | 166 |
| 【附录】  | 剑与禅——两刃相交，是无所躲闪的 | 169 |
|       | 孤峰顶上的一转          | 179 |
|       | 禅者呈剑             | 190 |
|       | 采访者：孙小宁          | 190 |
| 【代后记】 | 禅者如斯             | 209 |
|       | 周本骥              | 209 |

# 禅是 剑刃上的事

◎ 林谷芳

有这么一则流传在武坛的故事：

80年代初，大陆的武术影带刚到台湾，武者的动作都漂亮至极，直达人类体能的极限，许多学子看后顿生萧索，以为离此既远，再练亦属枉然，于是他们拿了影带去找刘师爷——刘云樵，他是蒋家两代侍卫的武术教练，八极、八卦的高手，二十岁就被称为“河北小霸王”！结果刘云樵看后，只回了淡淡的一句话：

“能打吗？”

可就这一句，却拨云见日，返转乾坤，生杀同时，论者无言，大家又回去练武了。

关键何在呢？其实，刘师爷只不过是让弟子们再次回到了武术的原点罢了！

的确，武术可以令人美、令人健，但美能从舞蹈得，健身更有许多的法子，它们都非武术存在的原义。武术存在说穿了只有一个目的：御敌。再好看的武术、再炫人的招式，离乎此，就只是唬人欺己的花招，道理简单，但看得透，且敢于看透的又有几人？

正是如此，禅才常以“何谓剑刃上事”提撕<sup>①</sup>学人，要行者莫忘了，禅的存在永远直指那死生大事、根柢烦恼，离乎此，棒喝公案、机锋转语<sup>②</sup>，都只是戏论，更遑论将之视为气质装扮、生活小品了。

这是修行的基点，不如此，不足以破“以禅为美、以禅为学、以禅为趣”之病；不如此，不能理解二祖慧可在见达磨时已“博览群书、善谈玄理”，却宁可“立雪及膝、断臂求法，但求心安”的心情。

不如此，无以体会德山宣鉴悟道时，为何会将注疏《金刚经》的巨著《青龙疏钞》堆于法堂，当场焚毁，并吟出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”的感慨。

不如此，就无法了解当代一位以教华严哲学知名的学者临睡前一天，为何要拖着病体去皈依数十年只吃水果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更只要人老实念佛的广钦老和尚的道理。

诚然，禅中自有艺术、自有见地、自有趣味，但只此还不足以言禅，必得在“两刃相交、无所躲闪”之际，才有真实的禅可言，而由此出发，有日也才能证生命的极致风光。

这是一本写给行者的书，尽管并非人人都能如祖师般参去，但每人却都该是自己生命的行者，而若有人能由此书得点虚实之辨，立点杀活之机，也就不枉多此笔墨了！

① 提撕：禅语，拈提是举问答、行仪或事务之眼示人，正如诗词欣赏上举作品之诗眼般。提撕，则更有藉缘破迷及锻炼之义。

② 机锋转语：机锋指禅家以言语或行仪直刺学人盲点者，转语则指在示人之表象层次外，更有引人向上一转的禅问答。

◎ 第一部 本分

修行是面对生命根柢的困境，  
是化抽象哲理为具体的证悟，  
行者只能如实，

容不得一丝虚矫与妆点，  
若有放浪，就将丧失性命。

# 一 犹有这个在

我执不只是俱生，  
无明不只是无始，  
它出没的微细，  
才真令人难防。

唐初禅门法系有金陵牛头山一脉，自四祖道信旁出，第一世为法融<sup>①</sup>，他与道信间有个知名的问答在：

法融隐于牛头山幽栖寺北岩石室时，有百鸟衔花之异，他见人不起，亦不合掌，人称懒融，毫无造作，融于大化，因此能友虎豹而侣龙蛇；所以当四祖来访，欲栖庵堂时，法融领四祖所见的，竟就是“绕庵唯见虎狼之类”的景象。四祖当时看了，“举两手作怖势”，法融于是提醒四祖，他“犹有这个在”，意思是你毕竟还有个“我”，才会对虎狼之类怖畏。但少顷，四祖却在法融宴坐的石头上写了一个“佛”字，“师睹之竦然”，这时，四祖的机锋方出：你也“犹有这个在”！

禅讲无别，因此得涤荡一切执著，就此，法融自有修行，他不仅能在人我贵贱间不起分别，甚且与虫蛇鸟兽也彼此相安，

所以见到了四祖对虎狼仍有怖畏，不免有种自得。然而，待得四祖在他一向宴坐的石头书上“佛”字时，那凡圣、净秽集于一处的反差，却仍逼得他悚然。当然，也只有这时，这个看似无为的道人才听得下四祖那句外表如鹦鹉学舌，却关联向上一路<sup>②</sup>的棒喝。

其实，这问答不仅拈提出了那我执易破、法执难遣的问题，更点出了人心的幽微：我执不只是俱生<sup>③</sup>，无明不只是无始，它出没的微细才真令人难防。也所以禅讲修行要“二六时中，不离这个”，因为不如此，妄心就有隙可乘，行者就只能在有漏世界<sup>④</sup>中浮沉。

这种对人心幽微的观照，正是道人与凡夫最主要的差别所在。许多人总以为行者生命境界必较常人超越、洒脱，其实不然。道人往往因为现实上有难以超越的困惑才思解脱，即或不然，那些世法无碍却仍修行的，也多因较一般人更敏感地观照到那无明的无所不在。坦白说，这点“自知之明”，才是道人之所以为道人的根本。

的确，人贵自知，但自知又何其难也！一般人所谓的自知，常不过是对自我作为一种合理化解释，根本谈不上那起心动念间对无明幽微的观照；也所以，禅家总将学人逼至意识心所无法作用的绝地，使其能“悬崖撒手”，如此，才谈得上“绝后再苏”。

一则则禅门的公案语录、机锋问答，照见的正是这环，但若只从此处入手，恐怕还是被动了，真正的行者就在可以主动地将

自己逼至绝处，“不予自己以任何可乘之机”，如此，修行才能像以刃破竹般，节节穿透。

日人小山胜清在他所写的《是后之官本武藏》一书中，曾经以此契入武藏的修行世界，认为武藏之所以选择剑道修行，正因“生命的本身就拥有利剑，但却紧紧地被裹在甲冑之中”。而要“解除那些甲冑，非使生命的实况暴露不可”。这个暴露，在武藏则是藉由两刃相交而得的。毕竟，在与人对决时，行者除了手中的一剑之外，平日所引为妆点的名位、学识、权力乃至人间眷恋的情感，都只能成为无以让己脱困的戏论。

“习禅如剑刃上行，冰棱上走，稍有放浪，即丧失性命”，这句话，正是要由此契入的！

① 法融（594—657）：隋唐间人，于南京牛头山幽栖寺修行，世称牛头法融。所创牛头宗独立于南北二宗之外，着眼空寂，于禅门初期颇盛。未遇四祖道信前，有百鸟衔花供养之异，及悟道后，遂无，禅门因有“百鸟何故不衔花”之公案，历代就此拈提者众。

② 向上一路：禅门有“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”之语，向上一路意谓翻转生命之悟，千圣不传意指只能自悟，非有为法能得。

③ 俱生我执：意指生命对自身之执著是与生俱来者，故看事用人、起心动念皆为我所限。

④ 有漏世界：生命因执迷，遂于死生轮转不止，未得圆满，即为有漏。

只有能帮你领受  
境界现前考验的，  
才够资格称得上  
生命的学问，  
否则就只能画饼充饥……

今人方东美为博学硕儒，尤擅铺衍华严哲学，四方景从，受教者众，但临终前却留下了一件引致弟子完全不同解读的事：他皈依了广钦和尚<sup>①</sup>。

皈依是信众寻常事，有人逢僧便拜，见道场就皈依，但发生在方氏身上则不同。一来他是佛学大家，要皈依早皈依了，何必留待今日？二来若真须皈依，就应找个同为通于内外、深入经论的师父，哪轮得到不曾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广钦和尚！

就因如此，事情在学生辈中乃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，不少人——尤其是站在治学本位的，总觉得是不肖弟子因自己的信仰，才让当时已如风中之烛的老师不得不前去皈依，而方氏本具大人之量，当时又无气力论及其他，于是就让这件颠倒学问伦理，乃至反智的事情发生了。

然而，不同的说法则是：这个举动是方氏主动要求的，弟子只是执行师命而已。

两边的说法截然不同，其间还导致了相互的批评。诚然，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是个谜，但我们在看待此事时，是否也仅能止于各说各话的层次呢？

其实，这事就如同公案般，有着映现生命境界的如实意义：

“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”，人人会谈，可绝大多数的人却仍被世间的葛藤所缠，且这葛藤并不只来自那功名利禄、贪嗔痴慢，因为对有反省力、有道心的人来说，警觉这些还算容易。真让人难以自拔的，反而是那些世俗所谓正面的成就。而其间，学问就是道极难跨越的关卡。因为在此，有理念、有逻辑、有系统，每个层次都裹着动人的外衣，深入其间者自然为它的完整性、结构性、正当性所迷，往往入乎其内后，就未能出乎其外。因此，学者虽饱读群书，善为议论，却难免于党同伐异、言高于行之限，能看到自己“所知障<sup>②</sup>”者，在百千人中常不得其一。

诚然，学问对世间种种之裨益固大矣哉，但回到了自身生命处境的应对，尤其是死生这一大事时，却就注定了它的无力。一个饱受“无常到来，死往何去”困扰的学者在临终前，当更能感受这种反差的存在——尤其自己所讲授的固是“事事无碍”的华严，却同样无以面对那四大分离之苦，这种反差正足以使一个大学者做出外人无法了解的决定：去皈依一个不擅讲经说法，数十年来一日只吃一点水果，总教人老实念佛的和尚。

这里映现着学者与行者的根本不同，对行者来说，只有能帮你领受境界现前考验的，才够资格称得上生命的学问，否则就只能是画饼充饥，乃至让人更无法如实照见自我的戏论，而修行从这角度来说，也必是个“化抽象哲理为具体证悟”之事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曾问鸟窠禅师<sup>⑤</sup>佛法大意，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；乐天以为“三岁孩儿也解道”，鸟窠却答以“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”。坦白说，这看似老生常谈之语，却永远可为口头禅、文字禅者戒。而在言道者多、入道者少的当代，这点如实，恐怕更是向道者最大的考验。

① 广钦和尚（1892—1986）：福建惠安人，三十五岁出家，在清源山碧霄岩穴居十一载，常坐不卧，一心念佛。五十五岁渡台创建承天寺，广传佛法。长时入定，不吃熟食，仅以少数水果维生，人称“水果师”。总教人一心念佛，信徒众多，是台湾佛教四大道场兴起前徒众最广的道人。圆寂于高雄六龟妙通寺。

② 所知障：佛家有“二障”之说。烦恼障因我执而生，由执著我而生烦恼；所知障由法执而生，因执于法而生障碍，此于喜以理论事之知识分子尤甚。

⑤ 鸟窠禅师（741—824）：唐僧人，本号道林，因喜于松上坐禅，人称“鸟窠禅师”，白居易由此与其另有问答。问曰：“禅师住处甚危险。”师曰：“大守危险尤甚！”白曰：“弟子位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！”师曰：“薪火相交，识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？”